

即将开庭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

彭 震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
1371
1

即将开庭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

彭 震 著

063957



女子学院 0052477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即将开庭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

彭震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1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32毫米1/32 印张11 1/8 插页2 字数 223,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300

ISBN7-5306-0789-8/I·704

定价: 6.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三部中篇推理侦破小说，主人公均为律师康力。

龙山镇派出所所长被害的同时，矿区医院医生吴文礼又险些被杀。无业游民黄大化供认作案。康力律师受命为其辩护，调查中发现该案错综复杂的隐情，从而推翻对黄大化的指控。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未完成的辩护》，引起人们无尽的深思。

矿区办公室副主任任守义一家五口惨遭杀害，辩护律师康力通过艰苦调查，知悉该案全部内幕。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色狼，饱受屈辱、愚昧无知的老农，美貌温顺、羞于反抗的村妇，清纯俊美、惨遭蹂躏的少女……，演出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法院《即将开庭》，面对法律与正义间的偏差，律师该当如何？

成果卓著的教授南枫被害于自己的卧室，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作案动机和可能。教授之妻供认并被指控为凶手，承担了比法律判决更难以忍受的道德谴责。面对几乎天衣无缝的起诉，康力律师在法庭上运用精采而又严密的逻辑推理，剥茧抽丝，力排众议，以雄辩的《最后的证词》，揭示出真正的凶手和死有余辜的道德罪犯，从而使正义得到申张，邪恶受到惩治。

作品情节波澜起伏，惊险多变，推理严谨缜密，文笔优美舒畅。小说以其犀利的笔触，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人性的美好和扭曲，刻画了发展流动中的人物性格，塑造了新时期律师的光辉形象，读后令人掩卷长思，品味再三，具有很强的思想社会意义和极大的艺术魅力。

目 录

未完成的辩护

-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之一 (1)

即将开庭

-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之二 (115)

最后的证词

-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之三 (207)

后记

- 活着，总得干点什么 (350)

未完成的辩护

——康力律师辩护系列小说之一

第 一 章

剧场内坐无虚席。康力律师走上舞台——实际上他是走上法庭，准备参加龙山镇派出所杀人案的司法辩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立即吸引无数道密切关注的目光是毫不奇怪的。自建市以来，人民法院还是第一次向公众拉开那道庄严而神秘的帷幕，第一次在法庭上设有被告辩护人的席位，这就足以引起台下一千五百人的好奇心和被堵在大门以外的大约同等数目的迟到者的焦躁不安。连日来，他成了人们酒后茶余的中心话题。在这个具有传统的强烈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美德的古老的东方民族里，有谁会执法机关严惩罪恶怀有异议，提出辩疑呢？而他，恰恰是为了这件事来的——至少，在很多人眼里是这样看。

其实，这位二十五年前的政法学院高才生也是毕生第一次以现在的身份走上法庭，从另一个角度维护法律的公正和执法的准确性。二十五年来，他个人的经历最能说明某些人滥用法律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对人生的摧残——这场噩运的详情尽管充满着辛酸的血泪和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足以震撼莎士比亚的鹅管笔，但却与本故事的发展关系不大。我们

关心的是现在——还有未来；至于过去的一切，留给作家或是哲人们去挖掘整理为好。

现在，辩护律师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中平静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几乎同时，台下响起窃窃私语的嗡嗡声。他开始感到有点儿不安。强烈的聚光灯从舞台侧上方罩着他，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被展览的感觉。……他摘下眼镜，从衣兜里掏出一方质地精良的丝织手绢，抖了抖，拿在台子上，双手轻轻地旋转着，认真细致地擦拭那两块一尘未染的镜片。他专心致志地做这件细小的工作只是为了调整情绪，尽快适应尚不习惯的环境，把注意力迅速集中到即将开庭的案件上来。尽管他心里清楚，要想保住他的第一个委托人的脑袋，显然是徒劳的。

案件发生在去年十月。

星期一早晨，女民警何芳同往常一样提前十五分钟来到所里上班，一进院子，她发现一排平房最西首的那间值班室的门敞开着。她没有在意。尽管她后来作证说：“一进院子，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实际上当时她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她用钥匙打开自己的办公室，进屋以后做了一些必要的清洁工作：扫地，抹桌子……然后准备去打开水。她发现暖水瓶不在了，以为在值班室里，没有去取。她拿起了扫帚，从东往西，开始打扫青石板砌成的小院——两夜一天，院子里落满了枯黄的白杨树叶——她不声不响地干起来，已经成了习惯。她是全所唯一的女性，人到中年，这项每天都要做的义务劳动不可避免地落在她的头上，既是出于女人勤

763957

劳的禀性，也是出于女人对男人们懒散宽容的宽容。她知道，她若不干，这院子一个礼拜里也不会有人去碰它……

天气晴爽，嫣红的朝阳照在青石围墙上，幻出一片紫色的光。不足一百米远的小镇正开着香喷喷的早市，越过墙头，那里传来一阵阵气氛热烈的叫卖声。

“何大姐，早晨好！”

随着一声热情洋溢的问候，李继平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挂着一脸喜气，愈显得潇洒倜傥。

女民警停下了扫帚，“哟！什么事，看你喜得！”

“哪有什么事。”年轻的同行笑意不减。“所长在吗？”

“没见着，”何芳扭头望望值班室，“也许出去吃饭没回来……”

她这样说因为值班室同时还是所长刘景龙的宿舍，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在所里。因此，龙山镇派出所的值班任务几乎是由所长独自承担着。

“何大姐，替我请个假……”李继平小声地说。

“什么事……”

女民警斜着眼睛瞟过去，不由得露出一神秘的笑意。年轻人脸红了，忸怩不安地推诿道：

“何大姐——”

“不告诉我，自己去请！”何大姐故意板起面孔说。

“何大姐……是，是这样，小路……今天休班……想约我……”

“噢！请假去谈恋爱——”这种事总是令人愉快的，何

芳手一指，高声调笑说。

“嘘，小声点！”李继平谨慎地发出警告。“说不定，所长就在屋里……”

仿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测，李继平蹑手蹑脚走向值班室，可没走几步，又停下来，返回身子恳求说：

“何大姐，还是你替我请吧……这种事，我不好说。喂，你可别说我……随便说我到哪儿去了，可好？”

女民警咯咯笑道：

“你得请我吃糖！”

“那当然！”

李继平高兴地应允着，箭一般射出了小院。

几天来，由于暖高压气流的影响，天气不太正常，每天气温高达三十余度，早晨就显得燥热。扫到西头时，何芳觉得气喘，身上冒汗。她想脱去一件罩衫，她脱了，并想就近把衣服放到值班室里。她走到值班室门口，很自然地朝里望了一眼，然而，这一眼足以使她魂飞魄散——一个赤裸裸的身躯躺在水泥地上，面朝里曲伏着，在他身上，溅有一大滩酱褐色的液迹，一群绿色的蝇类伏在上面蠢蠢蠕动……她猛觉得头发根一阵发炸，毛骨悚然，如遭电流一击——此刻，她唯一能做的事是发出一声走了调的、声嘶力竭的嚎叫：

“李继平——”

——紧接着她用拳头死死抵住上下两排洁白的牙齿，想遏制全身的痉挛——李继平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刚才一声喊纯粹出于心理机能的反应。女性的懦弱在这里显露无遗。她连动

一下的力量也没有了，更不知该怎么办……恰在此时，李继平却奇迹般地奔了回来。

“出了什么事——”

一看到何芳惊慌的样子，他便不再问下去，三两步急急奔到女同事身边。“妈呀！”他惊呼一声，冲动地跨上值班室门槛。他的举动惊动了那群饕餮大嚼的食客，“噙”一声，一阵绿莹莹、亮晶晶的流云闪过，地上的血迹益发刺眼，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

被杀者竟是龙山镇派出所所长刘景龙。

后来，李继平追述自己返回的原因时解释说：“我回所想取点东西，刚走近院子，就听到何芳没有人腔的一声喊叫……”

市局刑侦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验尸，拍照，取证，勘察……其实，杀人嫌疑犯早已被关进公安局了。

在此之前七个小时——精确地说是凌晨零时三十分，龙山矿医院吴文礼医生扔下一本刚刚读完的武侠小说不到二十分钟，他洗了脚，躺在床上，虽然疲倦，可是却久久无法入睡。他的脑子里翻来复去迭现着小龙女和杨过的那段哀婉缠绵的情爱……渐渐地，小龙女换了一个人，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娇小玲珑，眉清目秀，一笑一颦无不播撒着无限风情，即便是在发怒时……唉！他叹了一口气，使劲揉揉酸涩的独眼——由于眇着一只目，他读书要比别人多费一半的气力——然后捏捏酒糟鼻子，点着一支烟。他打算抽完这支烟就睡觉。

这时候有人敲门，不，应该说是砸，房门被砸得咣咣震响。

“谁？发什么穷疯！”

他大声喝问。同时想起隔壁几个打麻将的小伙子——肯定是他们又来找茶要水，说不定是来要烟。医生急忙将放在床头柜的香烟塞到枕头底下，免得被来人缴了械。正当他坐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门被从户外撞开了，“咣当”声中，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凶神恶煞般向他扑来，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倾刻之间，他好象明白了即将发生事情，随手抓起床前的台灯向那张狰狞可怖的面孔扔过去。这个本能自卫的举动救了他，虽然由于电线的拉扯台灯并没有砸到凶手的身上，但却使袭击受到了干扰。凶手怔了一怔，霎时，台灯落到地上，“砰”一声，寝室立刻陷入了黑暗。

“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

吴文礼凄厉地尖叫着，一翻身滚到了床底下。他听到凶手扑空了的身躯撞倒在床板上的声音。仓促间，他钻出床底，夺门而奔，嘴里不停地大叫：“救命！救命啊——”

一冲出门，医生就与他的救星们撞个满怀：四个打牌的小青年急如星火地赶来救援，纷纷动问：

“怎么啦？”

“出了啥事？”

“吴医生……”

紧接着，凶手追了出来，嘴里滚动着一连串“啧啧”的野兽般的低吼。很显然，他的攻击目标只是吴文礼一个人，

对其他四个人全然不顾。一个小伙子冲他脸上打了一拳，脚下使个绊儿，袭击者的身躯沉重地跌倒在水磨石地板上，匕首紧跟着脱手而出。没让他爬起身来，四个年轻力壮的身躯饿虎般扑了上去……一阵拳打脚踢，厉言咒骂，行凶者很快给制服了——两个小伙子用脚从后面踏住他小腿以下部分，反剪起他的双肩，尽力上抬，强迫他跪在地上，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躬下宽大的脊梁。

“呃噉——”

被俘者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吼，吼声阴森冷峭，低沉浑实，象一只落入陷阱的困狮的嚎叫，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缭绕不绝，森森逼人，乍闻之下，令人顿生毛发直竖的仓惶。

“快！快拿一根绳子来！”一个小伙子喊。

想到能死里逃生，吴文礼一下子瘫了，“扑通”跌坐在地上。当他一接触近在咫尺的那双充血的眼睛里发射出的仇恨的目光时，全身上下一阵子战栗，牙齿哒哒哒敲个不停。他挣了几挣，竭力想避开这个瘟神，但是他无能为力，颤抖着伸出求援的手。有人用力把他拉了起来。

单身宿舍所有的人都被吵醒了，走出自己的房门，围在走廊那盏昏暗的灯光下，盯着凶犯，惊惶不安地相互询问着……

“这人是谁……疯子？”

“谁知道——”

“啊，这不是经常拉个破车子到处拾破烂儿的那个老叫花子吗？”

“是他……”

“乖乖！这刀子上有血！吴医生，你受伤了吗？”

“老吴，你咋得罪的这个人？……”

“这刀上的血是哪来的？”

“可有人去给公安局打电话？”

一个小时以后，市公安局来人带走了这个不知名的叫花子，并且留下一句话：

“明天上午，请你们几位到公安局来一下。”实际上是当天上午。

吴文礼拼命点点头，四个打牌的小伙子却面面相觑。

当天上午，两个案子串到了一起。预审时，在押者对龙山镇派出所一案供认不讳：

“是我！”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第 二 章

“现在开庭审理龙山派出所杀人案！”

扩音器将审判长的声音送到剧场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瞬间，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象有一阵轻风掠过扬波的水面，吹去了所有的噪音。然而，当被告宽大的骨骼、瘦骨嶙峋的身架在两个身材壮实魁梧的法警押解下出现在舞台时，新的骚动便同时产生了……人们左探右顾，极力想看清受审者的面孔，或者说想看清不久将吃一颗子弹的人的模样。因此，座椅的磕碰声、衣服的磨擦声、相互的探问声又如一次不大不小的潮汐撞击在礁岸上，扬起一阵嗡嗡的声浪。

“让他转过脸来！”

有人不顾法庭的庄严乱嚷一气。

“肃静！”审判长威严地敲敲桌子。不过，为了应顺民意，他还是示意法警让被告转一下身子。两名法警一边一个挽着被告的胳膊，面对观众站了大约两分钟。

“让他跪下！低头！低头认罪！”台下有人喊。看来，“史无前例”中的一些做法根深蒂固。

“禁止喧哗！”

扩音器里传出一声禁令，台口值班警察也向发出喊声的地方伸出谴责的手臂，以示制止。

黄大化，男，四十七岁，独身，1934年生于永固县老孤山村。解放初期出外谋生，闯过关东，下过江南，1959年以外流身份招入苗村煤矿做工，干采煤。1963年曾因企图污辱妇女罪被捕，后因受害人不愿起诉释放，矿上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1971年至1972年，因长期旷工被矿上除名……

在被告回转身子，转向法庭的那一瞬间，康力律师在他的委托人脸上看到一种奇怪的表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呀——似乎是留恋的一瞥，唇边挂着神经质的微笑。辩护律师颇感诧异，顺着已经消失的那一瞥的轨迹寻下去……他看到一个瘦削、纤巧的女人，差不多象个孩子，坐在第三排头一个位置上——找到她太容易了，因为她的表情和举止与她周围那些容易激动、颇怀兴趣的同胞们截然不同——她的右手拇指衔在嘴内，被两排细细的牙齿紧紧咬住，而她的目光几乎是直的，面色苍白……

“这不可能！”律师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自己也难以相信的意念。

他的委托人既无父母，也无妻小。“父母早亡，无兄弟姐妹，有一妻子于1963年亡故，无子嗣。1971年秋流入龙山镇一带，先后在三个外流运输队拉板车搞运输，长期住在龙山矿塌陷区南口一座自己筑建的简易窝棚内。运输队遣散后以捡破烂儿、收废品为生……”归纳出来的身世经历上这样写着。